

柯桐枝的花鸟画

张英



柯桐枝作品《春洒雨林》

版画之后画花鸟

上世纪60年代,柯桐枝考入福建师范学院艺术系,师从岭南画派名家宋省予、陈子奋,前者是融会百家自成一体的花鸟画家,后者是曾被徐悲鸿十分器重的白描画家。然而,柯桐枝早期的出名并不是始于画花鸟画,而是版画。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西安大型国防单位从事报纸编辑工作,不久“文革”开始,花鸟画被列为“四旧”,他便拜陕西美协的版画家修军为师,专攻版画。在老师的指导下,柯桐枝的版画技艺进步很快,每年都有版画作品发表,并参加过全国和省、市美术展览。1987年他调进长沙市文联,都是以版画出名的,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他才重新开始画花鸟。在第二故乡湖南,柯桐枝成就了自己的花鸟画事业。

如果说柯桐枝在传统技法上的突破来源于他集版画、国画技法之大成,那在审美取向上,则源于他对家乡那方热土上的眷恋。他的创作大多取材于家乡热带雨林里的花草树木,热带地区那种繁花似锦、身在高处的别样生态气魄让他着迷,每年都会深入雨林写生。他笔下万花争妍,不拘一格,且不受地域和时空的限制,很多他叫不出名字的花草,甚至不同地区不同季节的花草,被他恰到好处地结合在同一幅作品里,欣欣向荣、大气磅礴是他创作的主要语境。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评价柯桐枝的花鸟画,首先是以小见大,生机无限。花鸟画是描写微观世界的,但他画出了大境界与大气象。第二是计黑当白,饱满充实。构图不采用大面积的留白法,而是采取全景式的布局,或截取原生态的片段。第三则是讴歌大美,谱写群芳,画成片的花。第四则是用色大胆,瑰丽灿烂。把西方绘画的色彩冷暖、光影,民间绘画强烈对比的浓彩,近代的泼墨泼彩整合为一,形成了浓墨重彩、灿烂辉煌的视觉效果。第五则是新的笔墨,新的虚实。他的笔线有木刻家的力度和国画家的流畅,通过清晰与模糊的笔痕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体现了韵味。

“九天花雨”落京城

柯桐枝表示,创作要了解自己,老看别人的东西不行,一定要有自身的特色。不同于传统的中国花鸟画,他将传统的笔墨变成了色彩,平面创作被幻化成了有



柯桐枝作品《无限春光无限情》

把握青春

韩旭 章灼



青春如诗,青春似虹,青春是古稀之人的回味和渴望,青春的存在令人欢悦,让人看到欢笑和力量,希望与未来。然,青春似涓涓流水,终将融入生

命的长河。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都成了关于青春的美好祭奠。青春,花一般的年纪,梦幻般的光景,它绽放着使人痴迷的气息。青春象

征着晨曦,象征着春季,一提及青春,便让人想到灿烂、蓬勃之景。青春是人生当中最为宝贵的光阴,正值盛年的我们,能够肆无忌惮、无忧无虑地玩闹。开心时狂喜,忧伤时悲泣,大喜大悲,此起彼伏,可谓五彩斑斓,令人向往之。

青春是慷慨的,给予我们无限的活力。纵使汗流浹背,苦不堪言,它也能在一夜之间将劳累抚平;青春是大度的,宽容我们所犯下的过错,增长我们人生阅历;青春是公平的,你若珍惜它,它便还你光明的未来,你若荒废它,它便告诉你岁月无情。

时光匆匆,岁月总在不经意间溜走,那份天真稚嫩终将消逝,要知道青春不可能常驻不走。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旧了面孔,伤了回忆。蓦然回首,青春已与我们渐行渐远。旧时挚友都已天南地北,身处异国他乡。最初的梦想也被时间与现实消磨得面目全非。重归故里,触景生情,不禁发出“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的感慨唏嘘。

物;西洋与传统结合,突破了对传统中国画的定义;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画创作中现代感最强的画家之一,对中国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等等。大家能给予这么高的评价,是柯桐枝没有想到的,他对此既感到欣慰,也感到惶恐。

2014年6月,“九天花雨——柯桐枝花鸟画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薛永年、范迪安、邵大箴、王鲁湘、尚辉、林凡、李魁正等10余位全国美术界的知名人士亲临现场。

展览期间,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先后9次带朋友来到展馆观摩,并对柯桐枝表示自己越看越对作品倾心不已。他说,从南国远道而来的热带花雨无疑给传统中国花鸟画吹来一股清风,柯桐枝这么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在中国美术馆的这场花鸟画展,让人们认识了湖南的柯桐枝,领略了他为中国传统花鸟画带来的新的神采。

“三不”原则伴君行

对于艺术创作,柯桐枝严格坚守他的“三不”原则,即不重复,不迎合,不画不好的不要画,不是长处不要碰,能画好花鸟就不错了。”这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安分 and 执着。对于创作质量,柯桐枝对自己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他数十年如一日,每一次提笔都要画出新意,因而他的作品没有雷同的。对不满意的作品,他都无情地销毁。对于满意的作品,柯桐枝自然宝贝得很,从不轻易出手,更别提随便送人了。由于对创作成果的珍视,不理解的人一度觉得柯桐枝抠门,不近人情。同道中人却认为,正是这种不以人情抑艺术的坚持,才成就了今天独一无二的柯桐枝。

这样严格的艺术坚持贯穿着他整个艺术生涯。据他介绍,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不少香港、台湾等地的老板前来购画,500元至800元港币一幅,动辄便是好几十幅的批量定货,就是临摹也不在乎。那时的柯桐枝经济上并不宽裕,面对出价不菲的订单,他也难以说服自己敷衍艺术创作。“画家不是画匠,每一幅都应该严格按照创作要求来完成。”柯桐枝说。

回想过去,柯桐枝说:“努力是会有成果的”。他表示,一直以来他都在乎“努力”二字。他对艺术的认真与努力也可从他生活的认真与严谨中窥见一斑。身为画家,柯桐枝的生活显得有点单调甚至枯燥,多年来他过着军人般规律而严谨的生活,每天早起早睡,无论刮风下雨,每天下午都要徒步走至少5000米。他说艺术家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这样才能保证有好的创作状态。

如今,柯桐枝虽已年过古稀,但身体硬朗,激情饱满,才思敏捷。去年北京个展载誉归来后,他稍作休整便又投入到新的创作中。今年又先后在福建莆田、厦门举办了巡展。柯桐枝表示,艺术创作的道路是无止境的,今后除了要继续提高创作水准,也要多走出去交流,以开拓自己的视野。

柯桐枝,福建莆田人,1943年生,1965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艺术系美术专业,毕业后在西安工作16年。1981年,举家迁入湖南。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创作中心特聘研究员、湖南省花鸟画家协会主席、湖南省文史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成功了呢?马云这句话,半含幽默半含调侃,虽然不那么正式,不那么励志,听完后却让人心头一震:是啊,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成功了呢?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三只连试也不敢试的猴子。

梦想是要有的,如果一开始就抱着“必须实现”的目的,那么,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无疑还会加重心理上的负担,这对实现梦想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相反,如果抱着“万一成功了呢”的心态,轻装上阵,注重于实现梦想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则说不定万一一成功了呢!世间万事常常是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梦想常在

温迎春

梦想为什么要叫梦想,就因为难以实现,要是轻轻松松就可以实现,那就不叫梦想了。害怕失败,难以实现的次数多了,慢慢的,我们大多数人——包括我,最后会连试一试的勇气都没有了。

看过一则寓言故事:下雨了,三只小猴想到路边的一座没人住的小木屋躲雨。第一只猴子一步跨到门口,失望地摇摇头,转身对同伴说:“真倒霉!这门是关着的。”第二只猴子绕小屋走了一圈,垂头丧气地告诉大家:“窗子也关着,进不去。”第三只猴子坐在地上嚷:“别浪费时间了,我们快来想办法吧!”于是三只猴子冒雨开起会来,它们设计了好多开门的方案,但最后又被一一否定掉了。当它们准备冒雨回树林时,一阵风把门吹开了……

我的一位朋友爱好写作,且很有文采,她经常在QQ空间贴东西,不知道的人绝对会以为是转载来的,而不是出自她的笔下。我们鼓励她投稿,她说没有自信。“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她老公说:“发表了是好事,发表不出来就当练笔了。”于是,我朋友抱着试试的态度投了第一篇稿。也不知是运气好,还是她真的文笔好,投出去的第一篇就被杂志采用了。她拿着杂志社寄来的样刊兴奋地告诉我们:“没想到我的文字会变成铅字,这是我曾经的梦想……”后来,一发而不可收,她成了我们眼中的“作家”。

不论怎么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成功了呢?你看,我的朋友试了一下,不就成功了吗?即使没有成功,大不了生活还是原样,你说是不是?



张中伟 摄

山背梯田(外一首)

亦乐

晨起的薄曦
傍晚的霞光
山背梯田
沐浴春风

我要用蜿蜒来形容你的妩媚
我要用旗杆来丈量你的风骨
我要汇聚瑶家所有的喇叭汉
一起吹奏 喇叭声声
一缕缕 一层层
浸润这部季节的五线谱

太阳落山下
站在梯田石板路上的那个女人
终于等到牧归的短笛

和孩子爹满肩的收获
瑶寨灯火摇曳
草根 米酒 暗香
迷醉染红了吊脚楼

月亮俯瞰花瑶和山背梯田
月光手扶窗棂
偷窥着阿妹的心思
月亮啊月亮
请带上我吧
趁着月色朦胧
去山背去花瑶
做瑶家阿妹一辈子的阿哥

渔火

是湘西汉子摇落的彩
是沅江号子震红的天
晚渔渔火 江天一色

江面没了水蓝 水波氤氲
如烟如雾如蒸腾的火苗
隐约可见
一张网撒在船头
捕捞着希望
一张网抛向天边
网住太阳不下山

江面 摇曳
温柔而壮观

远山被黑吞咽
农舍被晚霞染成红色
炊烟袅袅
晚归的欢笑声
弥漫整个水乡

照耀着的渔火
是被网住的太阳
人们守着烟花般的三月
耕种
捧着梦幻般的诗文
诵读
就像诵读一部春江花月夜